

基本館藏

206331

批判修正主义 論文集

“長江文艺”編輯部編



长江文艺出版社

批判修正主义 論文集

“長江文艺”編輯部編

長江文艺出版社
1958年·武汉

目 录

对“回忆鲁迅”一书的批判	燕 嬰 1
批判“我在霞村的时候”	何家槐 11
姚雪垠的“戎马恋”宣扬些什么？ ——駁姚雪垠的“生活經驗作为创作源泉看，并没有阶级性”論	江 平 21
文学创作的絕路 ——評李岸的创作方向	高 风 31
注意有毒的“菌子” ——評李岸的“裙”	陈 楠 54
从“被告”談到所謂“写真实”	孟 超 61
高举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旗帜	張立云 71
美，上层建筑与阶级性 ——魏猛克的反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批判	馮 放 82
論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	王女生 98

对“回忆鲁迅”一书的批判

燕 嬰

不記得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曾經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說馮雪峰写“回忆鲁迅”是为了标榜自己。当时并没有将这句话放在心上，虽然也不免稍稍思索了一下。

沒有将这句话放在心上，是因为看到的时候只是这么一句话，既无分析也无申述，而且似乎是以不敬的态度出之的。那么，任何人只要回忆一下自己跟鲁迅先生的交往，就是标榜自己了，这又算什么呢？但又不免稍稍思索了一下，則是因为，根据自己讀过这本书后的感觉，好象那句话又有一定的道理似的。但我也沒有再想下去，这就証明了鲁迅先生所說“論其文必須知其人”的这个意思的重要，因为那时候我們根本不知道馮雪峰是个反党分子，而且甚至从認識鲁迅先生的时候起就已經是个反党分子了。

現在事情已很清楚，馮雪峰写这本书就是为了标榜自己，为了自我吹嘘。最近，一遍又一遍地重讀了“回忆鲁迅”，就愈加感到这种令人不可耐的自我吹嘘的俗恶。在这本书中，在偉大的鲁迅先生身旁，象煞有介事地站着一个同样偉大的馮雪峰，惟他是鲁迅先生后期的唯一战友，知心，亲密的伙伴，一个最为了解鲁迅，具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影响鲁迅，事

实上是领导着鲁迅进行战斗的人！馮雪峰企图用文字来说明他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正如丁玲企图用照片来说明她和托尔斯泰的关系一样。鲁迅——馮雪峰，丁玲——托尔斯泰：这就是两个反党野心家蓄意制造出来的公式，存心灌輸給人的印象。我們不妨引几段原文，以見馮雪峰的这种狂妄的神态。

馮雪峰說，当他認識了鲁迅先生大約两个月之后，他就能够經常与鲁迅先生作亲切的談話了。“那种时候，总是我一去，他讓我坐下，就愉快地說起他譯了什么作品或看了什么書，而后紧接着說：‘实在得益非淺！’于是就談下去……非常随意，就是所謂閑談”^①。那时鲁迅先生还在学习馬克思主义，在他的思想上，正經歷着矛盾的斗争，而馮雪峰的馬克思主义水平已經“高”到能够洞察鲁迅先生的“个人主义本身的矛盾”了。“所以我能够随时插进話去，講自己的意見，往往能够轉移他的話題，或甚至轉移談話时的他的心情”^②。而这些意見，据馮雪峰的自述，結果总是为鲁迅先生所首肯的。

請看这位大言不慚者的厚顏的吹嘘吧，他居然还是鲁迅先生的导师咧！鲁迅先生是随时在向他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和学习进度，而他則随时給以适当的帮助与指教。也許在写这本回忆記的时候，馮雪峰根本忘記了当他接受鲁迅先生的友誼的时候，还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二十四岁的青年，而鲁迅先生的年紀却整整比他大一倍；他那时所有的文学成就不过是和别人合出了两本习作性的詩集，自己翻譯过几本薄薄的小册子，而鲁迅先生已是具有世界声望的文学家和思想

① “回忆鲁迅”第11頁。

② 同上書，第19頁。

家了。在認識馮雪峰之前，魯迅先生已經經歷了豐富的社会战斗生活，早在北京的時候他就在涉獵有关馬克思主义的書籍（據許广平先生說，在魯迅先生到厦門去之前的北京藏書中，就有一部分馬克思主义書籍）^①。現在又正在全力鑽研馬克思主义，而馮雪峰在那時究竟有多高的馬克思主义水平呢？由于柔石的关系而能够从此接近魯迅先生并亲承他們的教誨，这是馮雪峰的莫大的幸运，至今看来，这幸运不过是給了一个賭徒：魯迅先生的謙虛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成了馮雪峰的自我吹嘘和借以反党反人民的資本。这該是魯迅先生始料所不及的！

关于馮雪峰在“回忆魯迅”中的自我吹嘘，以上不过略举一例而已。其实這本書从头到尾，无处不有着馮雪峰的这样一个狂傲自大、自吹自擂、以高度的馬克思主义者身分出現的姿态，也无处不有着他是魯迅先生的指數者和导师的暗示，这是任何讀过這本書的人都能看出来的。

議論，是“回忆魯迅”的特色。“回忆魯迅”的1952年版本有201頁，而刪去了議論部分之后的1957年版本，則只有96頁了。这些議論許多都是有关魯迅先生的思想发展問題的。既然馮雪峰一貫以魯迅思想的深刻研究者和了解者自居，現在就讓我們来看看他在这方面的見解吧。

本来，自从瞿秋白同志在“‘魯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提出了魯迅先生是从进化論走到階級論的著名論証以后，由于这一論証的科学正确性，关于魯迅先生思想发展过程就从此有

① “欣慰的紀念”第19頁。

了定論。后来者的任务，是用自己所能掌握的条件，将这一发展过程加以更为細致深入的闡明与發揮。胡繩同志在1948年写的“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矛盾先生在1956年作的“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正是用这样的态度来論述这一問題的。馮雪峰如果能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論述鲁迅先生的思想发展，是具有較好的条件的。可惜的是，他的思想方法和观察方法却带着濃厚的主观唯心色彩，因为主观上有所蔽，所以他的論述和分析也都不免絕對化和片面化，結果是歪曲了鲁迅先生。

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思想之所以能从前期跨入后期，从进化論走到階級論，原因决不是很單純的。他的思想跃进，主要是“由于事实的教訓”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力量；同时，这一偉大的跃进也是与党的直接影响（鲁迅先生跟共产党人做朋友，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战斗）、鲁迅先生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国工农力量的兴起、社会主义苏联成功的实証分不开的；最后，这一跃进也不能不决定于鲁迅先生主观思想上的艰巨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斗争。所有这些，鲁迅先生都會在他的文章里、說話里自己述說过，分析过。这里应该特別指出馬克思主义理論学习对于促进鲁迅先生思想跃进的巨大意义。鲁迅先生对馬克思主义的学习是异常刻苦的，“即如社会科学方面，原先他并不十分注意；但是一旦注意了，他讀的书就真可惊，从1929年起，三四年間几乎每天手不釋卷的在翻看这方面的著作，以后一有工夫，也还是如此”^①。“自他到

① “回忆鲁迅”第39頁。

上海后，截至1927年尾止，不过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他从內山書店購进无产階級文艺的書籍，几乎等于1925—26年两年購置这类書籍的总和”，“在1928年和1929年的購書單內，就有辯証法，历史的唯物論，以及階級斗争理論等書。这就是說，他已从无产階級的文艺作品，文艺理論，一直追踪到他們的思想源头——无产階級的哲学来了”（以上見朱彤：“魯迅作品的分析”，購書資料見“魯迅日記”后面的“書帳”）。由此可見，魯迅先生对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学习是如何認真。如果没有馬克思主义理論作为观察世界和人类社会命运的工具，那么即使魯迅先生对过去有丰富的历史知識，对現在有惨痛的事实教訓，他也不能洞彻人类社会发展的規律，并对中国的将来有明确和坚定的信念；即使他如何深刻地进行了自我思想斗争，也无法找到斗争的目标和方向的。但是馮雪峰在論述魯迅先生思想发展过程时，却对上述这些促进魯迅先生思想跃进的因素作了畸輕畸重的叙述。特别是，他虽然也用了一些“由于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馬克思主义的光照下”之类的字样，但对魯迅先生如何刻苦地学习馬克思主义則簡直很少提到。相反，他却在討論魯迅先生思想方法的特征时作了这样歪曲的論述：“我觉得，他在主观上确实不是为了要在思想上有所建树和为了解决思想上的什么问题那样地去进行思考运动或从事理論研究，而是现实斗争的要求和意志使他去思想，去探求真理，去研究和解决思想問題的。”^①这就是說，魯迅先生对于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学习也不过如他早年吸收尼

① “回忆魯迅”第39頁。

采、厨川白村等的思想一样，只是为了战斗的权宜之計，为了一时战斗的需要而已。很显然，馮雪峰在这里露出了自己的馬脚。这样的說法不但抹煞了魯迅先生为追求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作的努力，而且也贬低了他后期为使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而作的现实斗争的意义。

自然，馬克思主义是改造世界的工具，但要善于运用这工具，却不象运用一柄板斧那样容易。需要对它作切实的研究，需要边破边立的工夫，也就是說，需要很好地解决思想上的馬克思主义与非馬克思主义的矛盾，这样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較好的馬克思主义者，并在不断的实践中日益嫻熟地运用这一武器，达到现实战斗的目的。魯迅先生在学习馬克思主义时正是这样要求于自己的。馮雪峰之所以这样說，正是充分暴露了他自己对于馬克思主义的輕視。

既然忽視了魯迅先生对馬克思主义理論学习的努力，馮雪峰也就不可能对魯迅先生的思想发展过程作正确的实事求是的論述。于是在“回忆魯迅”中，馮雪峰就不适当地过分強調了自我思想斗争对魯迅先生思想跃进的意义和作用，而且他还用了这样許多字眼，如“思想毅力”、“思想上的創造力”、“对于真理的信力”、“非常坚强的思想力”等，来証明魯迅先生終于依靠它們使自己的思想斗争获得胜利，完成了从进化論到階級論的跃进。自然，在魯迅先生的思想跃进过程中，自我思想斗争是不能或缺的，而且还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这种思想斗争的要求从何而来？这种思想斗争为什么一定要向着階級論的方向而不是向着别的什么方向发展？伴随着这种思想斗争的还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共同推动着魯迅先生的前进？

这种思想斗争为什么最后一定是胜利的？什么是这胜利的指导和决定力量呢？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馮雪峰即便提到，也是十分浮光掠影，沒有充分予以論述的。这样，在馮雪峰的笔下，魯迅思想发展过程就变成了一种似乎是自发的过程，完全决定于魯迅先生个人的意志，所有理論学习、战斗实践等外界的因素不过成了陪衬的无关重要东西。魯迅先生的思想能力仿佛得自天授，这种“非凡的思想能力”，甚至能够“保证着他和人民相通”^①。到了这里，馮雪峰所說的“思想能力”就不能不与胡风的所謂“主观战斗精神”是同义語了。馮雪峰就是这样使魯迅思想发展过程带上了很濃厚的主观唯心的色彩。

如果以为这是由于某种原因，例如使用术语的不当或者特别强调了魯迅先生的自我思想斗争，因而使馮雪峰作了一些带有片面性的叙述和分析，这样的看法是与事实不相符的。馮雪峰对魯迅先生的理論从头就是不正确的，后来虽然承認了瞿秋白同志的从进化論到階級論的发展过程的論断，却仍然有意无意地在某种程度上歪曲了它。在“回忆魯迅”中曾經提到过的他那篇写于1928年的题为“革命与知識階級”的文章里，馮雪峰就曾把“知識階級”看做是独立自己的階級，把他們認為是能够随着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革命或反革命或不革命的^②。在他看来，任何人走向革命完全是自发的、随意的、自主的，不需要任何理論学习、社会实践的推动作用。1937年他在題作“魯迅論”（又名“魯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魯迅主

① “回忆魯迅”第36頁。

② 李何林編：“魯迅論”。

义”)的講演中又这样說：“以偉大的愛為民族和大眾而戰鬥的魯迅先生，信奉進化論是當然的，而且必然要進到階級論，因為只有愛的要求和力量，才需要和能夠擁抱偉大的進化論，但尤其是只有愛的要求和力量才需要和能夠進而擁抱偉大的階級論。”^①這是把“愛”作了解決世界觀問題的唯一的動力。由此可見，馮雪峰一開始就對魯迅先生的思想變化和發展問題強調了主觀的、個人的思想能力或心理要素，這當然是一種唯心主義的傾向。在“回憶魯迅”中，這種傾向並沒有得到克服，他仍然是在撫拾了瞿秋白同志的公式，給魯迅先生的思想發展下了一個現成的判斷之後，便對這公式作起片面的、歪曲的敘述和分析來了。然而，這種片面的、歪曲的敘述和分析，難道僅僅是由於思想方法或文字技巧上的原因嗎？

也正因为片面強調了魯迅先生個人的能力和作用，於是，馮雪峰在敘述魯迅先生和左聯的關係時也就達到了驚人的歪曲的程度。他說：“這是明白的歷史事實：左聯和魯迅先生是相互發揮的。”^②又說：“在那時候，只要有魯迅先生存在，左聯就存在。只要魯迅先生不垮，左聯就不會垮。只要魯迅先生不退出左聯，不放棄領導，左聯的組織和它的活動與鬥爭就能夠堅持。”^③這樣的說法是什麼意思呢？第一，馮雪峰是把魯迅先生和整個左聯的組織對立了起來，平行了起來，從而抹煞了組織的作用；第二，他把魯迅先生的個人能力描寫為能夠決定整個革命文藝命運那樣神奇的力量，從而貶低了

① 馮雪峰：“魯迅論及其他”。

② “回憶魯迅”第59頁。

③ 同上書，第53頁。

整个革命文艺战线力量；第三，他完全抹煞了党对鲁迅先生的领导（其实，鲁迅先生有他馮雪峰领导就够，还要什么党呢？他馮雪峰不就是党的化身吗？）和党对革命文艺的领导；最后，这样的语言和姿态又明明是宣告：这是“我”馮雪峰的看**法**，一个驾于党之上、驾于左联之上、驾于鲁迅先生之上的理论权威者对于鲁迅先生的“功业”和他与左联关系的定评！

所有这些，难道找得出一丝一毫和鲁迅先生精神相通之处吗？（关于馮雪峰如何在“回忆鲁迅”中大大地侮蔑了当时的左联组织，侮蔑了党，仅看上面所引的话也就很清楚了。如果还要知道得详细些，则有阿英同志在“人民文学”1957年10月号所载的“从对党的关系上揭发反党分子丁玲、馮雪峰的丑恶——并论馮雪峰对鲁迅和党的关系的侮蔑”一文，可以参看。）

综上所述，馮雪峰，这个自封的鲁迅的继承者，在“回忆鲁迅”这本书中对鲁迅先生的理解和描写是十分不正确的，是有严重的错误的。我们在批判他对鲁迅先生思想发展过程的曲解时曾经指出，这种错误并不只是思想方法上的问题，那么，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假如说，过去由于馮雪峰的反党罪行还没有被完全揭露，他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底子还没有完全暴露于世之前，因而我们还不容易找出在“回忆鲁迅”中他的写作思想的实质，那么，现在事情是很清楚了。一切问题都可以用馮雪峰自己的思想本质来解释的。是什么使馮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这样大言不惭地自我吹嘘，这样歪曲地议论、分析和描写鲁迅先

生呢？很显然，这是他的极端自我中心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他的自我吹嘘是他的自我中心思想的直接反映，而对于鲁迅先生的歪曲则是他的自我中心思想通过鲁迅先生而放射出来的折光。他哪里是要回忆鲁迅先生，他不过是想利用鲁迅先生做块垫脚石，给自己增加一个反党的资本，所以他就那样吹嘘自己对鲁迅先生的影响；而强调鲁迅先生的“思想能力”和平空地吧鲁迅先生置于左联之外或置于左联之上，则正是他一貫夸大主观主义，追求权力的思想本质的反映。总之，一切是从自我中心出发，而一切又无不反映了他的自我中心。这里还可以附带描叙一下：在“回忆鲁迅”中所用的“我”字之多真是惊人。随便数了一下，仅第一部分的第一小节（“我怎样去见鲁迅先生”），十页篇幅就用了一百二十六个“我”字，而且还不包括“我”的同义形式（“自己”）和“我”的扩大形式（“我们”）。至于全书中“我以为”、“我觉得”、“据我的意思”之类的语词，更是触目皆是。这也许是小事，但的确是说明馮雪峰的自我中心思想的旁证。

而这，正是我们需要彻底加以批判的！

作者附记：“回忆鲁迅”初版出于1952年，今年又出了一个新的版本。馮雪峰在新版的“序”中说，这个新版他“只留记事部分，而把議論部分全部删去”了。但我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因为大部分是馮雪峰的“議論”，所以仍然出于那个初版。所有页码，都是指的初版本的页码。

批判“我在霞村的时候”

何家槐

丁玲在1940年发表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不但是一个空虚浅薄、而且是异常阴暗的作品。在这篇小说里面，丁玲一方面美化了一个曾经对日寇屈膝、失身于敌人，完全丧失了民族气节的少女——贞贞，另一方面却肆意地歪曲了现实，诽谤了革命，诬蔑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

根据小说的描写，以第一人称出现的“我”（其实就是丁玲自己）所以要到霞村去，原是组织上照顾她的身体，要她到那里去休养一个时期。可是她到了霞村以后，却就卷入贞贞的“命运”中去，而且立刻对贞贞表示了无限的同情，和贞贞建立了异常亲密的友谊，分担起贞贞的痛苦来了。

贞贞在日寇那里待了一年多，受到无数日寇的糟蹋，可是在她回到了霞村以后，谈起鬼子来却漫不在乎，“心平气和”，“就象说到家常便饭似的”，“一点也不害臊”，也一点不表示什么愤慨和憎恨，而且还夸耀自己在“那边”的“工作重要”，没有什么人可以代替；而在自己年轻时的爱人夏大宝和其他亲人面前，则表现了傲慢和轻视——即丁玲所极口赞美的“自尊心”。就是对于这么一个卑鄙下流的人物，丁玲寄予无限的同情，给以热烈的赞美，仿佛这是一个受过大苦大难的什么

“圣女”。她借馬同志的嘴所說的：“想不到她才了不起呢”，事實上就是丁玲自己對於這個人物的看法和評價。

好象完全是出于什么本能一样，剛一听说貞貞的故事，丁玲就对她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和好感，因此当她在第二天早晨出外散步，偶然听到杂货鋪老板夫妇和两个打水妇人关于貞貞的談話时，她虽然还没有見到貞貞，和貞貞还不認識，更說不上有什么了解，但她却表示了极大的憤慨。在她等待着阿桂帶領貞貞来見面，当貞貞尚未到达以前，她就“来回地在炕上忙碌了一番”，仿佛接待一个什么貴宾或多年闊別的老友，兴奋的心情似乎使得那个她本来認為是沉悶阴暗的窑洞也突然变得愉快起来了，使她“觉得我們的鋪，灯，火都照亮了許多”。一見到貞貞，她就直覺地感到这是一个“洒脱，明朗，愉快”、純洁而又可愛的少女，而特別吸引她的，則是貞貞的眼睛：

……虽在很濃厚的阴影之下的眼睛，那眼珠却被灯光和火光照得很明亮，就象两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里的洞开的窗子，是那么坦白，沒有尘垢。

接着，丁玲又这样地来描繪貞貞的臉色和神情：

一点有病的象征也沒有，她的臉色紅潤，声音清晰，不显得拘束，也不觉得粘野。她并不含夸張，也使人感觉不到她有过什么牢騷，或是悲涼的意味……

丁玲对貞貞的同情竟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不但在貞貞“心平气和”的时候感到她异常可愛，即使在貞貞和父母吵嘴，发脾气，做出“一副殘酷的样子”，好象“一个被困的野兽”和“一个复仇的女神”的时候，她也完全站在貞貞这一边，暗中同情

她“連哭也沒有哭处”的痛苦和“不要任何人对她的可怜，也不可怜任何人”，“咬紧了牙关要和大家坚持下去”，即憎恨大家，把大家看成敌人的决心，因此当貞貞賭气跑上后山去的时候，她也馬上跟踪去追寻她，一路“叫着貞貞的名字”，甚至用想象中的回声来安慰一下她自己的“寂寞”，还鼓励夏大宝也上山去找，可見她对貞貞的同情，已經是并非“一般同情可比的怜惜”或可以“温暖她的灵魂”的“爱撫”了。

为了表达自己对于这个人物的同情，丁玲除开把大量篇幅用于直接的“自我抒情”以外，她还利用了陪她到霞村去的女伴——阿桂。象丁玲自己一样，阿桂也把貞貞在敌人面前的失节看成了一般女人的“受难”，说什么“我們女人真作孽”，“做了女人真倒霉”，对于貞貞的遭遇，她比貞貞自己还要感到更大的痛苦。听到貞貞說起过去，她就覺得“她的灵魂被压抑”，仿佛她也“踏上了她（指貞貞——何）过去所受的那些苦难”，为貞貞“分担了那些罪过”；她为了貞貞的不幸而哭，反而要貞貞来劝慰她，甚至在貞貞走了以后，她还躺在炕上“老是翻来复去的睡不着，一声声的叹息着”。这比起那个还能够在貞貞談話时“保持住沉默”，在貞貞走后又能够“强制住自己在灯下讀了一个鐘头的書”的“我”来，似乎更同情和怜惜貞貞。但在事实上，这个“我”也好，这个叫做阿桂什么的人也好，无非都是丁玲自己的幻影和化身，她所以要用互相衬托的手法和精雕細刻的笔墨，来着力地描写这两个人物对于貞貞的印象和听了貞貞故事以后的心情，其目的无非是企图借此更有力地表现出貞貞的值得同情和怜惜罢了。这虽然是一种相当巧妙的遮眼法，但事实上却是欺騙不了細心的

讀者的。

由于丁玲（或者說“我”罢）对于貞貞这么同情和怜惜，和貞貞这种人物这么气味相投，心心相印，因此她們之間的友誼很快就发展到了一种难分难割、不能一刻离开的程度：

阿桂走了以后，我們的关系就更密切了，誰都不能缺少誰似的，一忽儿不見就会使人惊詫的，我是一个喜欢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却又是明朗的性格的人。而她就正是这样，我們的閑談常常占去了很多時間，我却总以为那些談天，于我的学习和修养，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大家都看得非常明白，丁玲在这儿真可以說是把貞貞歌頌得无以复加了。据說丁玲虽然阴險狡猾、灵魂丑恶，却很爱羽毛，她希望凡是美丽的羽毛都是她自己的；对于她自己心爱的人物——例如“莎菲女士的日記”中的莎菲、“在医院中”的陆萍，和这篇小說中的貞貞等等——她当然也想这样，这难道还不明显嗎？丁玲認為貞貞的失节不但是被迫的、不得已的、无背于“个人道德”的“受过伤的人”，一切都可以原諒！而且还是頑强的、勇敢的、值得贊美和学习的；为了証明这一点，她曾經借貞貞自己的嘴說过这样替她的失节辯护的話：

人大約总是这样，那怕到了更坏的地方，还不是只得这样，硬着头皮挺着腰过下去，难道死了不成？后来我同咱們自己人有了联系，就更不怕了，我看見日本鬼子在我（們）的擄鬼之后，吃败仗，游击队四处活动，人心一天天好起来，我想吃点苦，也忍得來，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除非万不得已……

大家想想看，丁玲把这个她心爱的人物装扮得多么漂亮呀！她为什么要这样苦心孤詣地来为这么一个女人貼金呢？